

商、官讼、刑法、百病、医治、宗室、官职、颜色、车、器具、药材、匹头、衣服、丝绵、五金、伙食、草木、花木、单字、二字、三字、四字、长句、信面格式、开单格式、做木油漆开船问答类。书中目录和正文的排列有所不同，而且分类的名目也不完全一样。其中新增的调音字类是说明罗马字的写法和发音方法，从单字类到四字类是按照汉语的音节来分的，包括单音词、双音词、两个音节或者三个、四个音节的词组。长句类是句子。信面格式和开单格式是文件格式。做木油漆开船问答类是木匠、漆匠、船员的有关生意的问答。这些新增分类表明该书成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港口的生意。收录词汇较之《增订华英通话》增加了很多，如数目类从 35 个增加到了 50 个；天文类从 30 个增加到了 43 个；地理埠名类从 77 个增加到了 272 个等等。^①

五、唐廷枢及其《英语集全》

方言构成在晚清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外语读本传播的广度，因为广东是最早的商埠，所以晚清早期英语读本的方言构成最初主要是粤语系统。鸦片战争以后，公行裁撤，但广州的通事仍继续存在，他们的身份也逐渐由管理外商的官方代表转变为外国领事和外商服务的译员和办事人员。如英国驻厦门的第一任领事记里布（H. Gribble）就是带着广州的通事随行上任的。福州开港不久，英国大鸦片贩子记连（Gleln）的通事是广州商

^① 参见〔日〕内田庆市：《十九世纪的英语资料与汉语研究》，载《或问》第9号，2005年5月。

人集团的领袖。在新开埠的第一批和外国洋行发生联系的广州商人中,有不少是广州公行制度下通事一类的人物。^① 濒海的广东粤商凭借自己熟谙英语,在鸦片战后沿海的对外贸易领域独领风骚。上海开埠初期,怡和、旗昌、琼记的早期买办,大都来自广州和香港。如徐润的伯父徐钰亨,在鸦片战前曾在“半通夷语”的澳门经商,凭着他与宝顺洋行必理的交往,当上了上海宝顺洋行的第一任买办。^② 于是,能操一口粤音“夷语”的广东通事,便受到了江、浙、闽各地商人的青睐。

19世纪60年代,篇幅最大、编著水平最高的粤语注音的英语读物要数唐廷枢所著的《英语集全》。唐廷枢(1832—1892年),号景星,亦作镜心,广东香山(今广东珠海)人,父亲曾在香港一个美国传教医师布朗(Brown)家当差。1842年,唐廷枢与其兄唐廷植(茂枝,1827—?)、其弟唐廷庚(应星)就读于布朗主持的香港马礼逊学校。1848年,布朗夫妇回国,带走了容闳等几个中国学生,唐廷枢没有去美国留学。1850年,该校停办后,他转入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在香港所办的英华书院继续学习,先后在香港的教会学校受过六年的教育。后来他在回忆中称自己“受过彻底的英华教育”。^③ 由于他良好的英语训练,很快受雇于香港一家拍卖行。他一手漂亮的英文书写和一口流利的纯正英语再度帮助了他,从19岁至26岁,他受聘于香港政府巡理厅,担任了七年翻译。怡和洋行经理惠代尔(J. Whifall)称赞他“英文写得非常漂亮”;怡和洋行经理机昔(W. Keswick)

①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第3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②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第30—3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③ 《唐廷枢年谱》,载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第154—15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称其对“英文是这样地精通”；琼记洋行的费伦（R. I. Fearon）则称赞他“说起英语来就像一个英国人”。^① 由于英语口语出众，1856年，唐廷枢又被聘为香港大审院华人翻译。期间他又因租赁房屋而获利甚丰，并与李泰国（H. H. Lay）结识，随同被上海海关聘任的李泰国出任上海海关翻译和秘书。李鸿章对唐廷枢是交口称赞：“熟精洋学，于开采机宜、商情市价，详稽博考”。^② 丁日昌也夸奖唐廷枢“于各国情形以及洋文洋语罔不周知”，并给予“才识练达，器宇宏深”的评价。^③ 唐廷枢还是热心办学、推动外语教育的买办，19世纪70年代，他曾为主要“适应商界子弟需要”的上海英华书馆进行赞助，他还参与发起创办上海格致书院，是该院董事，曾和徐润一起捐洋钱100元，并担任该院中方负责筹款的主要代表和中方捐银簿的管理人。^④ 1892年他在天津逝世时，遗产多达100万两。^⑤

唐廷枢看到广东的中外商贸发达，但很多商人却为不懂英语所苦，因此他决定编写一部适用的英语读本，他在该书自序中写道：“因睹诸友不通英语，吃亏者有之，受人欺瞒者有之；或因不晓英语，受人凌辱者有之，故复将此书校正，自思不足以济世，不过为洋务中人稍为方便耳。此书系仿照本国书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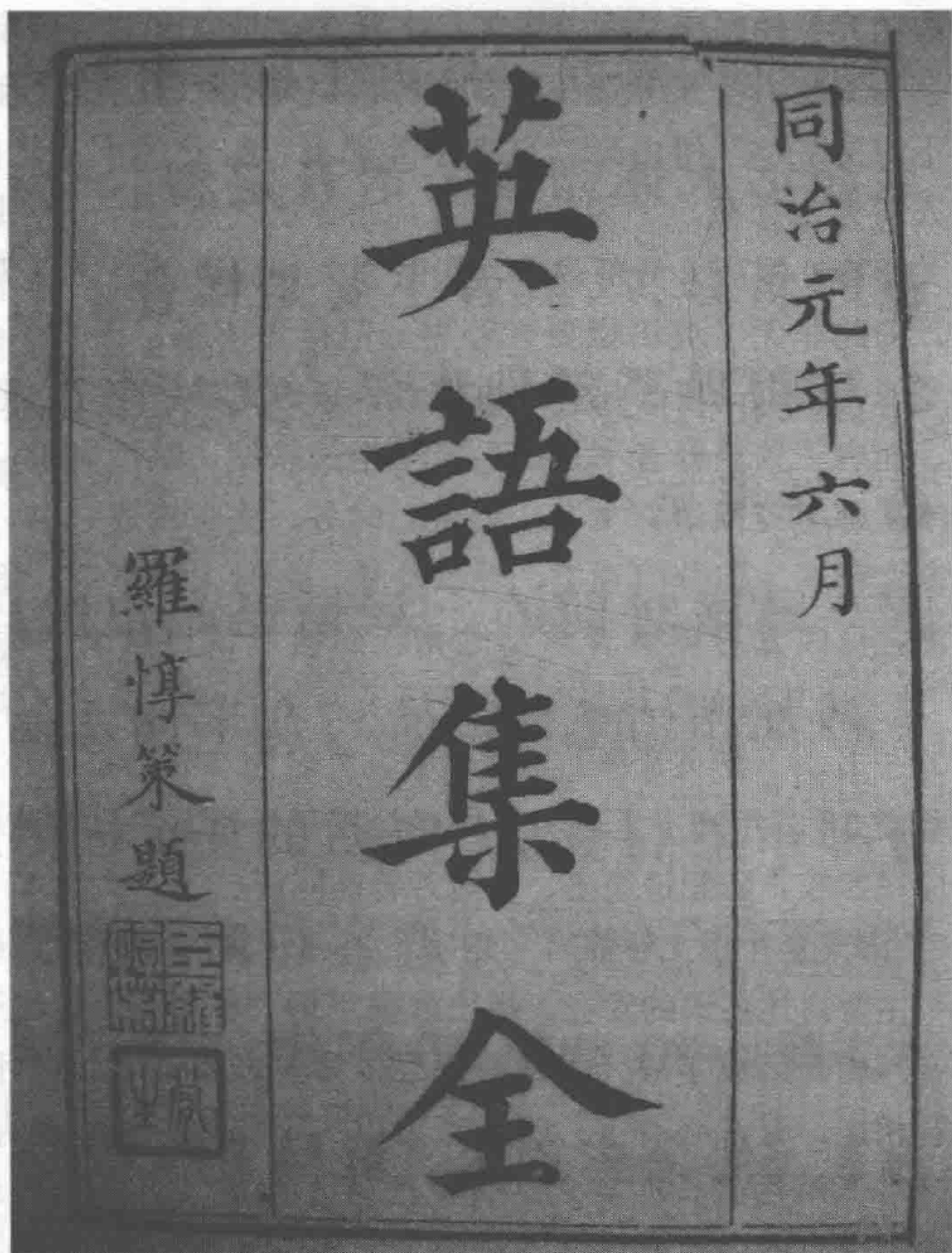
① 刘广京：《唐廷枢之买办时代》，载《清华学报》1961年6月，第169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3。

③ 《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二），第686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影印本。

④ 参见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第18—20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

⑤ 参见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张富强：《唐廷枢与近代民族企业》，载《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参见〔日〕中井英基：《唐廷枢》，载〔日〕山田辰雄：《近代中国人名辞典》，第783—784页，东京霞山会，1995年。



《英语集全》

分别以便查览，与别英语书不同，且不但华人可能学英语，即英人美人亦可学华语也。”他强调首先是英美两国都使用英语，来华外国人中“贸易最大莫如英美两国，而别国人到来亦无一不晓英语，是与外国人交易，总以英语通行。粤东通商百有余

载，中国人与外国交易者，无如广东最多，是以此书系照广东省城字音较准。”^① 张玉堂在序言中称：“夫不通语言，情何由达，不识文字，言何由通。自来中外通商，彼此无不达之隐，必有人焉为之音释，文字以通语言，亦必然之势也。……我粤自开关招徕外国商人分部最多，历时亦久，而语言之通以英国为准，前此非无《英语撮要》等书，但择焉不精，语焉不详，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凡有志讲求者，每苦无善本可守，至迟之久。而唐子景星释音书始出。唐子生长铁城，赋性灵敏，少游镜澳从师习英国语言文字，因留心时务，立志辑成一书，以便通商之稽考。但分门别类，卷帙浩繁，一时未能卒业。迨壮游闽浙，见四方习英语者谬不胜指，而执业请讲解者户限为穿。”他“厌其烦而怜其误”，于是用了两年的时间编出《华英音释》一书。^②《华英音释》正式出版时更名为《英语集全》，广东纬经堂 1862 年刊本上题写羊城唐烜枢景星甫著，兄植茂枝、弟庚应星参校，陈恕道逸溪、廖冠芳若谿同订。

《英语集全》正文卷前有《切字论》和《读法》两篇。《切字论》主要讲述英语的发音，指出外国字词“本身有一定之音，因其音乃相合而成字故。中国言语之中多有音而无字，惟外国字与音相连，有音必有字，听一音可以一字相传。其间或有其字而该字无解法者，亦有之切音之法肇自西域汉人师承西域，故切法中国与外国彼此均同一样。汉文八瓣变化无穷，与外国文字二十六瓣变化无穷，其理本一”。尝试解说为什么很多学者将传统反切给英语注音的理论依据。《读法》中指出了该书也是采用流行的用汉字来注英语的读音，这是为了给学习者提供发

① 《英语集全》“唐廷枢自序”。

② 《英语集全》“张玉堂序言”。

音便利的不得已的方法,“中外文字相去甚远,有一汉字,而外国文字翻出数字,而亦有一外国文字译出汉文数字者,尤宜详审。……如汉文一字外国文字有以三字读音,若读了上两字略住,即将下一字牵搭下句而读,上下语气隔断不相贯注,则音韵不谐,人即不解为何音。善读者使上下三字一气呵成,累累如贯珠,则音韵出而文义显矣。”^①

该书正文分六卷。卷之一天文(天、日、月、星、风、云、雨露)、地理(山、川、河、海、地名)、时令(年、月、日、时)、帝治(宗室、内阁、六部、五爵、朝臣、品级、士、农、工商、各国人、游民、人伦)、人体(头、五官、四支[肢]、五腑、六脏)、宫室(楼台、房铺、亭、园、池)、音乐、武备(弓箭、刀枪、炮火)。卷之二舟楫(船、艇、船上什物、桅、篷、索)、马车、器用(铺中器具、家中器具、玻璃器、刀叉器具)、器用(文房、书、牌照、单式)、器用(农器、工器)、工作、服饰(衣服、首饰)、食物(内附酒名、茶名)、花木(乔木、果子、五谷、菜蔬、花、草)。卷之三生物百体(鸟音、走兽、飞禽、鳞介、鱼、蚌、虫)、玉石、五金(内附外国银钱和中国银两图式)、通商税则(进口)、通商税则(出口)、通商税则(免税违禁货物)、杂货、各色铜、漆器、牙器、丝货、疋头(绒、呢、各色羽毛、布)。卷之四数目、颜色、一字门、尺寸、斤两、茶价、官讼、句语(短句)、句语(长句)。卷之五人事(一字句至四字句)。卷之六主要是各类商贸英语的句语问答,如疋头问答门、孖毯人行问答门、卖茶问答门、肉台问答门、卖鸡鸭问答门、卖杂货问答门、租船问答、早晨讲话、早

^① 《英语集全》“切字论”、“读音”。

膳类、问大餐门、小食门、大餐门、饮茶门、请事仔（雇人问答）、晚头吩咐（晚间嘱咐）、买办、看银、管仓、管店、探友问答、百病类、医治等。在英语词汇和句语的收集方面，该书要比以往罗伯聃等人的英语读本丰富得多，在该书天头上，除了音注外还有若干商贸知识的解释，如“呢吓做的㗎啡，Make some coffee just now”一句，作者在注释中写道：“㗎啡是荳名，番人取之炒焦，磨粉冲作茶用。”^①又如“明日叫两只二水船”，在注释中写道：“二水船系由行驳货到洋船之小船。此船名乃香港所用，别处即不同，如广东省城系用西瓜扁，上海系用乌篷船，但凡系此等驳买小船，外国人均呼为加古砵。”^②

该书在上述数十个门类下收录英文词汇、短语、简单句子多达6000个以上，以汉字字句为主，然后列出英文原文字句，下以中文注英文译音。书中英文表达正确，中文兼具广东口语和书面语，而在注音上则完全采用广东话注音。如“你有边样色”What clour have you? 注音：喝卡罉士唏乎呔，“样样色都有”I have all sorts of colors, 注音：挨唏乎阿厘呔士阿乎卡罉士，“快的番来”Come back quick, 注音：甘毗隙又曰甘毗执执，“莫等咁久”Don't wait long, 注音：端威地郎又曰糯士搭郎店。所有译音均采用粤语注音，书前有详细的“切字论”和“读法”说明。这是一部兼备词典和教科书性质的综合性的著作。该书卷之六中的大量内容，与传统的商人书有很多相似之处，如“疋头”的“零碎”和“成单”如何操作，如何“卖茶”、如何“卖肉”、如何“卖鸡鸭”、如何“卖杂货”、如何“租船”、如何“看银”、如何“管仓”、如何“出店”等等，其

① 《英语集全》卷6，第50页。

② 《英语集全》卷6，第64页。

中有“买办问答”，是专门教导询问者如何与外国人来往和打交道的。

《英语集全》出版后受到当时许多读者的赞美，如张玉堂赞扬该书“分门别类，订谬指讹，莫不条分缕晰，至吹唇音、卷舌音心为分，尤发前人所未发，诚为习英语者之津梁也。”^① 吴湘在序言中认为这本读物的价值并不仅仅在学习一种对商贸有利的语言：“我内地民人初无交，共语言文字固不必相通也，若乃中外一家，华英方互相贸易，则语音不同，弗能达主客之情，书契互异，何以核名物之数。唐子景星苦心考究，著《华英音释》一编，条分缕述，于发言成声，因声成字之原委，疏通而证明之，俾上智之士一见了然，中材者流谛观自得此何如之留心世务者耶。吾知体国家柔远之心在此编，广圣世同文之治者，亦即此编也。行见万里流传不胫而走，其利益于人者，岂仅属贸易一端哉？”^② 由于《英语集全》等这些商贸英语读本的影响颇大，于是，癸巳年（1893年），上海格致书院以“仓颉造字、篆隶渊源、扬子《方言》、齐楚音别，近自昆山顾亭林氏辑《音乐五书》，辨五方之音字，考核纂详。泰西语多诘屈字皆斜行而英法两国之文字语言尤为各国通行，近译《英字入门》、《英语集全》、《法字入门》、《法语进阶》诸书，为西学之初阶，果能吻合无误否？夫不译西字，曷窥制作之精；不解洋言，难膺行人之选，其于中西及各国文字语言之异同，诸生讨论有素，各条举以对”为题考课学生，优胜者杨然青在《格致书院课艺》答题中指出：该书“共分六卷，各种要字，俱载于卷首，又择其尤要者，于每卷之首列明，以便查验。且英国语言，中国无

① 《英语集全》“张玉堂序言”。

② 《英语集全》“吴湘序言”。

字相肖者甚多。故此书所音各字，恒用切法，以期吻合。于粤音无字可切者，如烟、咄、嘸、嘸、咄、咄、咄……等类，计七十余字，皆用官音为底切音，便能吻合。广东番语，亦有不同。如莫出声，本作‘卑土地厘’，而广东番语，恒作‘糯米记内士’。我有事本作‘挨呖卑西’，而广东番语，恒作‘挨合卑剪’，此书皆辨别详明，读者苟审定其音，粤音固能无误，即官音也未尝不可通也。”^①可见该书在当时外语学习的读本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也是一些有志于学习西学的青年才俊学习英语的重要参考书。

六、广州同文馆的外语教学与外语教科书

中国原有官方培养译员从事民族间或藩属国之间翻译交流的传统，但在满清后期统治阶段，这种优良的传统被摈弃了。许多满清官员有一种错误的见解，即认为洋人是要来归化大明天朝的，因此他们就应该像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一样学习说中国话，外国人不懂中文，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天朝礼仪的熏陶。如果外国政府没有自己会说中国话的译员，那就不必来与大明天朝交涉事务。堂堂天朝如何能为蛮夷准备翻译人员呢？这也是当年林则徐组织译员翻译西书遭到非议，认为有失天朝尊严体面的来由。

19世纪50至60年代，随着对外交流和商业往来的日益频繁，外语人才的需要迫在眉睫。朝野已有一些重视外语教学的言论，

^① 载《格致书院课艺》，癸巳年，中国图书集成印书局，1898年；又载杨然青：《格致治平通议》卷15，文教上，光绪壬寅鸿宝书局石印本；两文内容略有改动。